

微言春馆

微

晋江花旦
系列 02

大神大人

我家有个

天如玉
TIANYUYU ZHU / 著

读者票选
NO.1
想要拥抱
的男主角!

开头很惊悚，过程很虐恋，结局很治愈！
晋江超人气古言小天后【天如玉】再出怪招！

盗墓的糙妹子
慕世家子

遇到上古高帅富，
被逼变成玛丽苏！

万年前，他曾是叱咤风云，却又被她把玩在手中的『玩物』，
千年后，他又以超『惊悚』的方式被她从后院里挖了出来！

【微言情】打造史上最萌、最囧、
最精分、最忠犬上古神！

你以为这是个笑到喷饭的故事，其实这是一个虐到飙泪的故事！

C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WOJIAYOUGESHANGSHENDAREN

沈岚在家里后院挖萝卜，结果挖出一个叫做太一的上古男人，对方既称她为主人，又想要杀她，似乎与她有着极深极大的纠葛。

为了弄清楚事实的真相，他们一起踏上了寻路，旅途的相处中，让沈岚对太一产生了以来和感情却又因为彼此间的问题受阻。

秦姓商人吉利想要拉拢太一，盗墓家族却想要除掉他。

他们的目的各是什么？沈岚又究竟是不是他的主人呢？他们又是否能够走到一起呢……



WOJIAYOUGESHANGSHENDAREN

品牌支持：

PINPAI ZHI CHI

媒体支持：

MEI TI ZHI CHI

合作平台：

HE ZUO PING TAI

网络销售：

WANGLU XIAOSHOU

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架空言情

ISBN 978-7-5438-8972-9



9 787543 889729 >

定价：21.80 元

上神大人

我家有个

天如玉
TIANRUYU WORKS
／著



CBS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家有个上神大人 / 天如玉著. -- 长沙 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438-8972-9

I. ①我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2934号

我家有个上神大人

编 著 者 天如玉
责任编辑 夏新军
特约编辑 猫 鬼

总 策 划 周 政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
封面设计 夏夜书装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960×660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95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8972-9
定 价 21.80元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08 | 079 | 062 | 045 | 020 | 001 |
| 曾经与现在 | 近乡情怯 | 曾经的来处 | 另一种人 | 吾名太一 | 第01章
挖出个裸男 |
| 275 | 270 | 264 | 233 | 215 | 196 |
| 鼎 | 三年后…… | 坐归尘，土归土 | 地狱唱灵 | 列阵迎君归 | 第07章
之子于归 |
| 第06章 | 第05章 | 第04章 | 第03章 | 第02章 | |
| 第12章 | 第11章 | 第10章 | 第09章 | 第08章 | |

第01章

挖出个裸男

冰凉、坚硬的触感，像是靠在了铁板上，耳边隐约可闻咚咚的轻响，一声一声如沉重的暮鼓，不急促，低沉得像是来自地底。沈岚迷迷糊糊醒来，脸贴着濡湿的地面，眼前一片黑暗。大脑有一瞬的空白，她眨了眨眼，好一会儿才回忆起自己的处境。

前一刻她正举着小铲跟二伯一起在菜圃里刨坑，目的是找出太爷爷临终时交代的那件宝贝。可好不容易找到目标，刚挖出一个几尺见方的大坑，二伯就吓得躲到了一边，她自己则顺着坑口一下子栽到了坑底。

现在回想，实在想不出二伯当时害怕的缘由，更想不出自己失足摔落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真是见鬼了。

仿佛应和她的想法，有什么东西沿着她的腿缓缓上移，像是条宽腹的蛇，寸寸蠕动，隔着一层薄薄的棉质运动裤，传来刻骨的寒冷。随着动作，隐隐传来轻微的“咔咔”，像是人活动关节时会发出的声响。

沈岚屏息凝神，一直等着那东西到达腰际，一把伸手按住。

“啊——”她惨叫着从地上弹跳起来，退到边上，浑身直哆嗦。

那竟然是一只人手。

有什么东西硌了她的右手心一下，手指一捻，原来是二伯给她的打火机。想



要打燃，手却抖得厉害，试了好几次才成功。

火光亮起的刹那，她抬头，生生倒抽了口气。

直径一米出头的坑里，她刚刚躺过的地方，盘缩着一副躯体，侧着身子，肌肤是死气沉沉的青灰色，火光下却意外的很[意外地很]有光泽。

温润，赤裸，分不清男女。

大概是被她那声惨叫惊动了，那副躯体忽然动了动，又传来一阵“咔咔”的轻响。先前在她腰上停留过的手慢慢伸起，落在地上，然后一撑，缓缓坐了起来，一头泼墨似的长发黏腻地从肩头滑落，遮挡住胸口两点，浑身泥土，脏乱不堪。

是男人。

“呼——”他轻轻吐出口气，抬起头来。朦胧的火光下，半边头发，半边泥土，蓬发垢面，形如鬼魅。

沈岚完全懵了，只能呆傻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觉醒。“啪！”指尖被灼了一下，手一松，打火机应声掉落。外面的月光照不进坑底，周围再次陷入黑暗。

巨大的沉寂包围了彼此，她缩了缩脚，贴着背后的土墙滑坐下来，整个人几乎要蜷缩成一团。

鼻尖忽然闻到若有若无的泥土湿味，还有一种类似铁锈的味道，隐隐夹带腐朽气息。一只手沿着她的胳膊攀上来，贴上她的脖子，湿滑黏腻，她忍着巨大的惊恐和反胃，不敢动也不敢呼吸。

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，隐隐的似乎看见了一双眸子近在咫尺，黑曜石般暗光浮动，摄人心魄。紧贴而至的胸口隐隐传来心跳震动，那是她之前听到的类似暮鼓的声响，但现在已经快速了一些，也强劲了一些，甚至贴着她脖子的掌心也有了丝温度。她紧咬着牙关才忍住没有打颤[打战]。

是活的……

“@#¥%&%……”毫无预兆的话语响起，阴森森的像是来自地狱。

沈岚脑中轰隆一声，差点失去知觉。明明知道这不是自己熟悉的任何一种语言，心里却清楚其中的意思。

他说：“我的主人，我回来了……”

随着话音落下，是那阵从喉间震动而出的低笑，似浑身骨骼都在打颤[打战]，但是声音很动听，淳淳如高级红酒滑过唇舌，在舌尖绽开时，有种蛊惑人心的质感。



沈岚终于憋不下去，牙关一松，呼出口气来，那只贴在颈边的手却像是受到了刺激，忽然一把掐住她的脖子。

“唔……”

他像是只怪物，手劲极大。脸随之贴了过来，湿腻腻的长发贴在沈岚的颊边，她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古老沉香味，带着深埋地底的霉湿，使人联想到死亡。那双眼睛始终紧盯着她，阴冷而执着[而执著]，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，看着她像是看一只将死的蝼蚁。

这一刻，沈岚甚至觉得他认识自己。

求生的本能战胜了一切。她已经顾不上害怕，双手握住他的手腕用力往外扯，却像是握着块玄铁，甚至用指甲深深地抓下去也是徒然。

“主人，终于找到你了……”

低沉的语气从他口中溢出，似惊喜又似痛苦，隐隐地还透出一丝兴奋，似乎缠绕了极深的羁绊和纠葛，然而听在沈岚耳中却完全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。

“我……不认识……你……”她几乎铆足了气才憋出一句完整的话，感觉整张脸都肿胀起来了，大脑混沌，双眼发直，头尽量后仰，双手机械地挠着他的胳膊。

怪物完全不理睬她的话，力道丝毫不减，仍然一副要置她于死地的架势。

陡然，眼前一亮，明亮的月光移到了洞口上方，直直的一束照了进来。

沈岚感觉自己就快撑不下去了，脖子上力道一松，那只本要取她性命的手忽然撤走了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大股大股的新鲜空气猝不及防地窜入口腔，她瘫在地上，捂着脖子咳得昏天暗地。好不容易缓过神，抬头去看怪物，却发现他浑身浸在月光里，木然地坐着，像是尊雕塑，不动也不说话。

“二、二伯！”沈岚再也受不了了，早知道这样，她绝不会听太爷爷的什么狗屁遗嘱来挖宝，钱哪有命重要！可惜坑足有一人多高，她根本上不去，求救于上方的二伯沈净岑，叫了半天又没回应。

她紧贴着土坑墙壁，心如擂鼓，感觉身上那根弦已经绷到了最紧状态，眼神戒备地看着他，手指四处乱摸，希望找到一个能防身的工具，却一无所获。

“呼——”怪物忽然轻轻吐出口气，吓得她心脏都缩了一下。

然后，他慢慢转头对着她，抬手拨了一下杂乱的湿发，露出一双茫然懵懂的眼神。

“主人……”

他又用那种古怪的语言叫她，但是语气跟之前完全不同，软糯糯的像块糕点，那是小孩子撒娇时才会用的口气。

虽然很不合时宜，沈岚还是忍不住抽了抽嘴角。

要不是脖子上还残留着那清晰的疼痛感，她绝对会以为自己刚才经历的都是一场梦：挖宝挖出一只怪物，怪物前一刻要杀她，后一刻……傻了？不然他怎么会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对她撒娇？

恶寒……

“吧嗒！”有什么打在了沈岚肩头，吓了她一跳，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截绳索。拉住用力扯了扯，很牢固，看来二伯还不算太混蛋，总算还顾念着她的安危。

转头再看一眼那怪物，见他仍然一副呆滞的表情，她不敢停顿，手脚并用地顺着绳子攀了上去。大概人在极度刺激下会激发体内潜能，她居然很顺利地就到了地面。

菜圃前面就是沈家老宅，浸在月光里安静祥和。沈岚见到屋里透出的灯光，心安不少。浑身几乎快要虚脱，她趴在地上一阵狂喘，等稍微平复些，爬起来转了一圈，却不见半个人影，拉自己上来的绳子一端牢牢地系在菜圃边的大树上。

“二伯？”意识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，她又止不住浑身颤抖起来，跟打摆子似的，怎么也停不下来。身后忽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她心中一松，以为二伯出现了，一转头却吓得魂飞魄散。

前一刻还在坑底的怪物此时已经好好地站在她身后，长发杂乱，一身泥土，像是刚刚从坟堆里爬出来的尸首。

她哆嗦着后退，菜圃里的菜在杂乱的脚步下被毁得七零八落。而怪物就那样执着[那样执著]地跟着她，迈着沉重的步伐，一步一步，像新生儿蹒跚学步，由缓慢笨拙到灵活轻巧。

直到她的脊背抵上树干，再也退无可退，那怪物也终于停止了步步紧逼，在她面前停下，缓缓靠近，伸手搂住她的腰身，接着赤裸的躯体也紧紧地贴了过来。

沈岚一口气哽在喉咙边，终于白眼一翻，晕了。

“岚岚啊，你不能出事儿啊，二伯可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人了啊！呜呜



呜……”

沈岚仰面躺在床上，齐肩短发，身上穿着一套白色运动装，浑身沾满了泥巴。只有脸还算干净，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两道暗影，似乎被吵得厌烦，眉心皱着。

“呜呜……岚岚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哭声越来越大，她的眉头也越皱越紧，终于忍无可忍，猛地捶了一下床板坐了起来，一眼就看见床边坐着她二伯沈净岑，身上穿着贴着亮片的衬衫一闪一闪的扎人眼，一头黄毛乱糟糟地顶在头上。

“二伯，你干嘛[你干吗]啊？”一开口才发现嗓音嘶哑得厉害，伸手抚了一下脖子，嘶，好疼！这一疼，脑中记忆迅速回笼，想起昨晚那令人魂飞魄散的回忆，她忍不住抖了一下。

“岚岚，你没事儿了吧？”沈净岑用力擤掉鼻涕，站起来扶她。

沈岚挡住他伸过来的手，语气有些冷：“你昨晚怎么突然失踪了？”

“啊？”沈净岑一脸无辜：“没有啊，我昨晚一直守在店里啊。”

伯侄两人在这座名叫安郡的小镇上有间古董店，有些年头了，口碑不错。而且安郡交通便利，紧挨着的就是全国有名的繁华大都会S市，混个温饱不难。不过沈岚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生意不温不火的小店需要晚上开张！

“总不能说昨晚跟我一起去菜圃挖宝的人不是你吧？”

“挖宝？”沈净岑一愣，哈哈大笑：“你这孩子是傻了吧？菜圃里哪有什么宝贝啊！”

沈岚一惊：“难道你忘了太爷爷的遗嘱？！”

“瞎说什么！老爷子过世那会儿我亲眼看着呢，闭眼时可安详了，什么话都没留下！”似乎不满她拿已逝的长辈开玩笑，沈净岑的口气有点严肃。

沈岚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忽然一把掀了毯子下床，随便套了件外套就朝外走：“咱们一起去菜圃看看，我就不信你一夜之间就什么都记不得了！”

沈家老宅坐落在安郡镇最西边，还是沈岚太爷爷当年亲手所建，其实就是一排齐整的瓦屋。占地倒是很广，还分了前后院。当年老爷子倒斗发了点财，在那个年代，盖起这么一排瓦房还是很拉风的。但这些年镇上的人纷纷盖起了小洋楼，地点也渐渐东移，这老宅子处在偏僻的西郊，反而显得颓唐了，像是个孤独的老者，跟其他人的世界隔着一个时空。

两人一前一后到了后院，沈岚刚站定就嘴巴大张，一脸震惊。方方正正的

菜圃完好如初，连之前被她踏坏的菜都整整齐齐，甚至菜叶上还挂着来不及褪去的露珠，更别提挖的那个坑了。

沈净岑疑惑地看了看她：“到底怎么了？”

不对，一定是哪儿出了错！

沈岚走到旁边养着睡莲的大水缸边，对着水面照了照，脖子上青紫的淤痕清晰可见。

这是证据，昨天发生的一切绝对不是幻觉。何况昨晚如果他真的不在，又是谁扔了绳子给她？可转头再仔仔细细地看看二伯的神色，又寻不出半分端倪。

沈净岑忽然板了脸：“别神神叨叨了！我还想问你昨天究竟干嘛去了[干吗去了]，弄得浑身是伤的回来！”

“我说了，昨晚跟你一起在这里挖宝。”她朝菜圃扫了一眼，凑到他耳边小声补充了句：“而且挖到了一个活人。”

沈净岑一愣，拍拍额头：“完了完了，看来是伤到脑袋了。不行，我马上安顿好了小尹就带你去医院。”

沈岚没在意他口里出现的名字，一路追着他解释：“真的二伯，你别不相信啊，我真挖出来一个……”话音忽然断了，在沈净岑一把推开客房的门后，她目瞪口呆。

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背对着她坐在地上，周围是散了一地的木块，像花瓣一样围了他一圈。

那是洗澡用的浴桶，房里水漫金山。

她认识他的长发，昨晚它们还黏腻腻地贴着自己的脸颊，现在已经湿哒哒[嗒嗒]地铺在他背后，一直拖到地上，像是书法家饱蘸浓墨挥毫而就的潇洒一笔。背上似乎纹着[文着]什么刺青，被浓密的头发挡着，看不清楚，但原本青灰色的肌肤已经变得十分白嫩，十分……新鲜。

听到响动，他微微侧了侧头，沈岚一阵紧张，下意识地就往沈净岑背后躲，脖子上一阵火辣辣的痛。

“不是吧小尹，叫你洗个澡而已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”沈净岑盯着一地的碎木块，满脸不可思议。

沈岚扯扯他的衣角：“二、二伯，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我哪儿知道，早上他哥送他来的时候跟个泥巴人似的，我就没让他进浴



室，想着干脆拿这只老浴桶给他用好了，结果现在……”沈净岑下意识地解释了几句，转头看到沈岚，这才反应过来：“你在这儿干嘛[这儿干吗]？这么大姑娘也不注意点影响，快回去！”

沈岚的声音有点颤：“我不是问这个，你怎么叫他小尹？你认识他？”

“当然了，这是我朋友的弟弟，姓尹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他这两天要来咱家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是她从坑里挖出来的男人，却成了他朋友的弟弟。为什么她跟二伯的记忆完全对不上号？

“咔”的一声脆响，怪物已经走到了门口，大概脚步有些急，不小心踢到了门槛，厚实的木质门槛顿时被踢出了个大窟窿。

沈净岑相当敏捷地挡在了他的身前，免得他在侄女面前曝光，沈岚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脚趾。

没穿鞋！！

她整个人都哆嗦起来了：“二、二伯，你不会看不出他有问题吧？”好歹也是个做生意的，迎来送往，她二伯该不至于没眼力，这么一个古怪的人，难道看不出来？

沈净岑一只手拢在嘴边小声道：“没错，他是个傻子，可那朋友犯事儿跑路了，就这么一个弟弟托付我照料，好歹交情一场，我总不能轰人吧？”

沈岚一双眼睛戒备地盯着怪物，声音比他更低，却压不住其中的恼火：“你听过他说话没？跟外星语似的，你怎么会相信他是什么狗屁朋友的弟弟！”

“胡说！他说的就是普通话，还很标准咧！”沈净岑瞪了她一眼，又歪着头补充：“就是说来说去都是一句煮人，你说煮什么不好偏要煮人，估计之前受过什么刺激，难怪傻了。”

她一愣，普通话？怎么可能！

对上怪物的双眼，他仍在执着地[在执著地]看着她，用那种小鹿般无助彷徨的眼神。

“主人……”

“呃……”她深吸了口气。

竟然真的是普通话！

怪物脚步一动，又想继续往外走，沈净岑赶紧伸手拦住：“哎，你倒是先穿

上衣啊，有什么话稍后再说。”想要推他进房间，他却一动不动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沈岚。

沈净岑几乎吃奶的劲的都使上了也无法撼动他半分，反而累得直喘气，抹了把汗，摆手放弃：“算了算了，你不肯穿衣服，我只好伺候你了！”说完扒了自己身上的衬衫就朝他腰上一裹，遮住了重要部位。

怪物低头看了他一眼，不理不睬，又将目光固执地投在沈岚身上：“主人……”

他的脸上还有些污泥，不过相貌已经大致能看出来。五官精致，眼睛深邃，颇有些混血的感觉，越发显得脸庞轮廓分明，下巴却有些偏尖，于是又将整张脸的线条都给柔化了。站在那里时，像是尊雕塑，只有一双眼睛还算生动，可奇怪的是眼珠并不是沈岚昨晚见到的黑色，而是棕中带绿，混合中有种古朴沧桑之感。

很美，美到让她无法相信他就是昨晚那个险些要了自己命的怪物。

眼神扫过他被长发半遮半掩的胸膛，她一愣，再也移不开视线。

白瓷般的胸口上，一块青黑色的纹身[的文身]醒目地印在他胸前，栩栩如生。

她认识，那是饕餮。

怎么会有人在身上纹这么古老且凶恶的猛兽？

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刚看到的时候分明就是个死人，现在却活生生地站在眼前，太匪夷所思了。而且他明明那么凶恶地要杀了她，后来为什么忽然又变了样？不过但看这样子，似乎是没有攻击性了。

盯着那双纯净的眸子好一会儿，沈岚想了想，干脆决定测试一下，于是伸手指了指房门：“进去！”

原本一直不肯回房间的怪物像是一下子从雕像化为了活人，立即就转身往里走。

沈净岑正用手扯着身上仅剩的一条背心透气，看到这一幕，顿时一脸惊讶。目送着那道背影进门后，忽然恍然大悟地拍了一下大腿：“难道他叫的是主人！”

既然他肯听自己的话，看来确实是没有威胁了。不过沈岚还是不敢大意，跟进房间后也只站在门口，没有离他太近。

因为家里来客太少，这间客房几乎没有用过几次，甚至家具都蒙了一层灰。



地上被水弄得湿漉漉的，好在还有坐的地方。她指了指椅子，又对怪物下命令：“坐下。”

他听话地走过去。

“喀喇！”椅子忽然四分五裂，他一脸无辜地坐在地上。

沈岚怔了怔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沈净岑，发现他也一脸讶异。视线从碎了一地的浴桶上扫过，她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却又觉得不可思议，于是又指了指旁边：“换一张椅子。”

怪物乖乖爬起来，坐到另一张椅子上。

“咔咔！”又裂了。

“……算了，坐床上去。”

“喀啦啦！”床板下陷，从中间断开，然后碎裂成一堆废墟。

终于意识到不对，他赶紧站了起来，退到墙边，转身看向沈岚，眼神很委屈。

一缕湿发粘住了眼睛，他抬手抹了一下，不小心扫到墙上的挂钟，又是一阵四分五裂，甚至连墙都被凿出了一块凹陷。

沈岚忍着哆嗦戳戳沈净岑的胳膊：“看到没有？这是个怪物，昨晚从菜圃里挖出来的怪物……”

沈净岑忽然被惊醒，一把扯住她猛晃：“啊啊啊啊……他是来拆我们家房子的吧！你叫他站那儿别动，什么都别碰啊啊啊啊……”

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突然暴走，沈岚被他晃得头晕脑胀[头昏脑涨]，差点要吐出来。忽然身上一松，往后倒入一个硬邦邦的怀抱里，磕得她脊背作疼。

睁开眼，就看见怪物的下巴悬在头顶，一张漂亮的脸上怒气腾腾，眼神冷冷地盯着前面。

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沈净岑一头黄毛耷拉，脸朝下趴在湿漉漉的地面上，一动不动……

“主人……”他低头，搂紧了她，一脸邀功的表情。

沈岚颤抖了……

夜深人静，沈家的堂屋里却还灯火通明。漫长的寂静后，桌子底下传出一道声音——

“打，还是不打？”

鼻青脸肿的沈净岑头顶一圈白纱布，颇得几分印度阿三[<敏感词>]神韵，

背靠桌脚，眼里蒙着一层淡淡忧伤，看着面前的侄女儿默不作声。

手机已经翻开，屏幕上显示着刚按出来的“110”，沈岚紧盯着他，又问了一遍：“二伯，打，还是不打？”

且不管沈净岑为什么记忆跟自己不同，她坚信自己的切身经历不会有假。那个怪物的确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，现在唯一理智的做法就是报警。

沈净岑忽然叹了口气：“虽然我很想报仇，但是左思右想，还是不能惊动警察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所谓拿人的手短……”他默默扭头，声音越来越低。

沈岚一愣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！”

“唔，这个……”沈净岑望望桌顶，又挠了挠头，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从背后拖出一只脏兮兮的双肩包来：“其实早上他哥送他来时，给了我不少好东西……”

一听他还在说什么哥啊弟的，沈岚就烦躁，没好气地伸手往面前一扯，里面一阵叮当作响，沈净岑立即用手虚拢了一下：“哎哎，小心小心。”

她愣了一下，这声音似乎是……

打开一看，果然！酒爵，食器，甚至还有琮、圭、璧、环等礼器，满满一包的古董。

“这……”她一脸震惊地看着沈净岑。

“我那朋友是做那行的……”他压低声音，抬手做了个挖掘的动作：“现在就因为这个跑路了，要是惊动警察，查出小尹的来历，咱家刚好做古董生意，到时候万一被牵扯上……”

沈岚默不作声，她的视线被卡在古董之间的一个东西吸引住了。

拿出来一看，是张身份证。

姓名尹一清，性别男，民族汉，出生1984年3月2日……

照片上是短发，但相貌跟怪物几乎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差别只是年龄，因为照片上明显还是少年。反过来一看，发证日期是十年前。

不可能！沈岚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。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存在，那坑底那个要杀她的怪物是怎么回事？他那一身蛮力又怎么解释？

但一夜之间作假也不可能，而且这张身份证看上去也不是新的。

沈净岑瞟了她一眼，又叹气：“唉，其实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需要这么贪



财，不就是几个青铜古董嘛，不就是三千多年前的商朝真品嘛，不就是随手一卖几千几百万嘛……”

“行了！”她脸色惨白地按掉手机：“不打了……”

沈净岑立即扑过来热情洋溢地握住她的手：“大侄女儿啊，觉悟高啊！一傻子而已，添双筷子的事儿，等过段时间风头一过，他哥会接他走的。”

沈岚无力地摆了一下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是她的记忆错乱了？还是得了幻想症？

出门的时候，沈净岑慑于怪物的淫威，只敢跟在沈岚后面。后者从刚才开始就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，却在开门前一刻忽然回神，瞪着他丢了句话：“那些古董赚的钱对半分！”

沈净岑脚一滑，在门板上磕了一下伤处，疼得老泪纵横：“那是那是，咱俩不是一家人么，这话说得忒见外了……”

沈岚怒气冲冲地打开了门。

屋里的光只照到门外的走廊上，再往前是深浓的夜色。一道身影盘膝坐在走廊边上，肩背宽阔，上半身苍松一样笔直，几乎整个人都隐在了黑暗里，那头漆黑的长发直垂到地上，在昏黄的光影里，像浮动在潋滟水波下的一匹软缎，旖旎中湿气氤氲，拖曳一地光泽。

这样的夜，这样的宅子，再加上这样的人，沈岚觉得自己回到了几千年前诗书歌狂，仗马纵酒的年代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而他当立于巍峨殿台之上，俯仰众生，笑睨天下……

她一惊，猛然回神，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古装剧看多了吧！

“咳……”清了清嗓子，她朝躲在自己身后战战兢兢的沈净岑勾勾手指：“二伯，带他去睡觉。”

“啊？”他懵了。让他跟这蛮力的家伙睡一起？第二天的太阳能不能看到还是个问题吧！

“啊什么啊？唯一一间客房都被毁了，总不能让他跟我睡吧？”

沈净岑只好苦着一张脸朝怪物缓慢蠕动：“喂，小、小尹，去睡觉了！”

伸出一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戳了一下他的脊背，啧，好硬！但怪物一转头，他的勇气就没了，吓得嗷一声乱叫，嗖地窜到了墙角，抱着脑袋直哼哼。

沈岚心里正乱着呢，根本没心情理会他，转身就走。怪物立即站起身来，看也不看沈净岑，跟着她施施然走了。

据说他早上出现时是穿着衣服背着包的，但是衣服实在太脏，已经被沈净岑扔掉了。沈岚开始不信，可是那张身份证让她产生了动摇。

现在他身上穿着的是沈净岑的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衫，因为身形高大，腰都没遮住。长裤只能勉强做九分裤穿，一截小腿裸露在外面，肌肤细腻得不亚于天天做护肤的女人。只有那双脚光着，因为沈净岑的鞋都不合他的脚，他又一副金刚不坏之身似的，除了外观不雅之外，似乎也没什么影响。

而此刻，脚底踏在铺着砖块的走廊上，更是悄无声息。直到沈岚到了房门口，透过室内灯光看到门上印出的高大人影时才一下子惊醒，一转身，迎上他纯净天然的眼神。

“主人……”他伸手扯着她的衣角，可怜巴巴像是迷路的小狗。

沈岚脸部僵了足足三十秒，才勉强对他挤出一抹微笑：“乖，回去睡觉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怪物温顺地点头，然后自然而然地伸手一揽，带她进了房间。

这竟然是个会断章取义的傻子！

沈岚怒了，手指着房门刚想大吼了一声“出去”，忽然看见面前的怪物眼神一冷，立即噤了声。

森寒的目光在她脸上停顿了几秒，他忽然出手，快如闪电，她只感到脸颊疾风一扫，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，却没感到预料中的疼痛。缓缓睁眼，他又恢复了原先纯净的眼神，停在她眼前的修长两指夹着一只指甲大小的飞蛾。然后，手指微动，飞蛾化成了齑粉……

“主人，睡觉。”他甩了一下手，又上来拉她。

沈岚深吸了口气，贴着门抖了抖，那句“出去”在喉咙边滚动了好几次，再也不敢说出口。直到他自作主张地打算坐上那张床，她才及时伸手阻拦，默默斜眼：“你还是打地铺最合适……”

他茫然地眨了眨眼，乖乖站在一边，看着她从柜子里拖出被子床单打地铺。

“过来，躺下睡觉。”沈岚拍拍被子。

听到召唤，他立即走过去朝上一躺，完全没有介意的意思，神情还很愉快。

沈岚松了口气，打算去洗漱，手腕一紧，被他抓住一扯，顿时跌倒在他的臂弯里。要不是感到了皮肤的温度，她简直以为自己是撞上了一块铁，甚至还疼得

